



龚晓蓉书

《大林寺桃花》(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然后，瑞瑞的单杠就到了。所谓单杠，是三个低、中、高杠子，成年人锻炼脚用，而幼儿们正好可以拉手。瑞瑞的力气挺大，她能在杠上吊半分钟，而且，十几个月的时候就吊得很牢。每次吊完单杠，她还要对这个区域内的健身器材，逐个巡视一遍，跑马机、划船器、扭腰器、太空船，我以前都说不出名。有一天，瑞瑞蹲下来，指着器材上的小贴皮问我：这是什么？我才发现，每种器材上的小贴皮上，都画着简易图形，并注明器材的名称。原来，她是对图形感兴趣。



梅村人不紧不慢守着这样的日子，就如村口的青石碌碡，把一切磕磕绊绊都细细碾平，把密密时光都编进光阴的织布，质朴的日子自有它向前的力量。

黄昏降临，我看到一只鸟春鸟走在河畔，招呼远处的同伴一同喝水。鸡鸭和猫狗们都归窝了，梅村像一朵收拢的玫瑰，在夜色里渐渐沉寂下去。

某天，玩着几何积木，瑞瑞突然拿起一个圆柱体盯着我问：爷爷，这个是长大了的三角形吗？笑完之后，你不得不考虑幼儿的困惑：为什么成人很少能想到这些？或许条条太多限制了人们发现事物之间联系的能力。

玩单杠也是她保留的节目，但我得让她迂回曲折地玩。我带她的固定线路是这样的：先去河边看船看鸟，至少要坐半个到一个小时，静静地看，看云看天看鸟，听鸟听船听车，船的马达声她老远就能辨出，路上120急救车疾驰而过她会关注。坐够了，她会催促我：爷爷，我们去拉单杠。好，我们走。小区后门有一条运河的支流，瓦窑头河，桥下常有一只白鹭栖息，我们先和白鹭打过招呼，然后沿着瓦窑头河走，见三两垂钓者，瑞瑞说：他们在垂纶。这是“蓬头稚子学垂纶”中来的，我特意强调了几遍，她就用此借代了。

经过一块牌子，瑞瑞问：这是什么？我就得解释，尽管她不懂，我说：这叫瓦窑头河，这里原来是浙江麻纺厂的厂址。瑞瑞不再问了，我的脑子里却想起这个大名鼎鼎的浙麻，上世纪五十年代，浙麻上缴国家利税要占杭州财政的八分之一。浙麻地块2000年拍卖的时候，曾在杭州引起轰动，所以，左岸花园跟着浙麻就出了名。

近些年重视环境，湖区已被当作天然湿地公园来保护。红石楠和黄杨叶在原野上交相辉映，从此江鸥和白鹭便无人鸟之界限，宽大的翅膀时不时掠过梅村的蓝色天空，停歇在果园或苗圃中觅食。

梅村的人们安于这里的生活，老人不愿意跟随儿女去城市享福，他们如梅村的老树，细枝嫩丫伸入天空，老干老根却始终守着这块乡土。他们深信，住在梅村就是住在福

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都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圈之间还有不少历史大事件。我想，我高考时，如果能有这样的历史地图，那要省力省时多了。这样枯燥的历史，对瑞瑞来说，不能说太多，她每天听唐诗，那就告诉她，外圈的唐宋元明清，唐是淡红，北宋墨绿，南宋粉红，元是淡蓝，明是淡黄，清是嫩绿。颜色很复杂，她不一定分得清，但她记得住位置。瑞瑞很喜欢淡黄的明朝，有一天，她突然指着淡黄对我说：爷爷去过明朝吗？我愣了一下，马上答：去过呀，常去。我确实读过不少明代的笔记，然后接着说：唐宋元明清，爷爷都去过！再告诉她：瑞瑞也去过唐朝呀，李白、杜甫、白居易、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商隐、王之涣、王昌龄，你不是都认识吗？显然，她现在不会懂，她只是熟悉他们的名字而已。

你去过明朝吗？

——养小录之五
陆春祥

地球仪、地图，都是瑞瑞的玩具，她的玩具摊得满满，满地都是，但她最爱的，却是各种袋子，成箱的大小餐巾纸，她会不厌其烦地倒进倒出，然后，找个小塑料袋，一包一包装进，拎来拎去。我看她玩得不亦乐乎，就将纸巾拿来：瑞瑞，这是什么品牌的纸呢？然后再问：这个纸，是怎么来的呢？它上面写着原木原浆，如此一问，就将她玩的东西和眼前窗外的树联系起来。

当我手捧咖啡坐在云雾缭绕的高楼里，看着高架上车水马龙，心中升起的，却是梅村的静谧。阡陌纵横、小桥流水的梅村，它藏着梅村儿童夏季戏水、冬季玩冰的欢乐，也藏着禾田春花发苗、夏日青壮、秋季丰收的秘密。梅村的魂在竹林婆娑之间，也在熏光停驻的飞檐之上，或者在水桶绳印刻的古井沿上。对梅村而言，时光荏苒，四季递嬗只是墨色深浅的笔触而已。

当我的手捧咖啡坐在云雾缭绕的高楼里，看着高架上车水马龙，心中升起的，却是梅村的静谧。

阡陌纵横、小桥流水的梅村，它藏着梅村儿童夏季戏水、冬季玩冰的欢乐，也藏着禾田春花发苗、夏日青壮、秋季丰收的秘密。梅村的魂在竹林婆娑之间，也在熏光停驻的飞檐之上，或者在水桶绳印刻的古井沿上。对梅村而言，时光荏苒，四季递嬗只是墨色深浅的笔触而已。

大约在瑞瑞一岁的时候，我新买了一个地球仪和两张中国历史朝代图。一张大图就贴在书房的床头。地球仪不仅仅是转来转去的玩具，几大洲几大洋几百个国家和地区，瑞瑞现在不需要知道，但我要让她知道，这个球和我们是联系的。我书架上的一些小摆件，都成了她的玩具，比如贝壳，比如镇纸木等等，我指着地球仪上那些蓝色的块块和她说：蓝色的是大海，你手中的贝壳，就来自于那蓝色的海洋中。到目前为止，她只看过运河，没看过大海，她肯定不知道大海有多么壮观，但至少，眼前这球上的蓝色，和她手中常玩的贝壳可以联系起来。自然，我从边地带回来的小胡杨木也可以和球上的其他东西有联系。我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应该都有某种联系，只是许多联系都极其隐秘，一般人根本无法发现，科学家的任务，其实就是寻找这种隐秘的联系。

墙上那张历史通图，设计得非常巧妙，一圈一圈，从里到外，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都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圈之间还有不少历史大事件。我想，我高考时，如果能有这样的历史地图，那要省力省时多了。这样枯燥的历史，对瑞瑞来说，不能说太多，她每天听唐诗，那就告诉她，外圈的唐宋元明清，唐是淡红，北宋墨绿，南宋粉红，元是淡蓝，明是淡黄，清是嫩绿。颜色很复杂，她不一定分得清，但她记得住位置。瑞瑞很喜欢淡黄的明朝，有一天，她突然指着淡黄对我说：爷爷去过明朝吗？我愣了一下，马上答：去过呀，常去。我确实读过不少明代的笔记，然后接着说：唐宋元明清，爷爷都去过！再告诉她：瑞瑞也去过唐朝呀，李白、杜甫、白居易、贺知章、孟浩然、王维、李商隐、王之涣、王昌龄，你不是都认识吗？显然，她现在不会懂，她只是熟悉他们的名字而已。

地球仪、地图，都是瑞瑞的玩具，她的玩具摊得满满，满地都是，但她最爱的，却是各种袋子，成箱的大小餐巾纸，她会不厌其烦地倒进倒出，然后，找个小塑料袋，一包一包装进，拎来拎去。我看她玩得不亦乐乎，就将纸巾拿来：瑞瑞，这是什么品牌的纸呢？然后再问：这个纸，是怎么来的呢？它上面写着原木原浆，如此一问，就将她玩的东西和眼前窗外的树联系起来。

当我手捧咖啡坐在云雾缭绕的高楼里，看着高架上车水马龙，心中升起的，却是梅村的静谧。阡陌纵横、小桥流水的梅村，它藏着梅村儿童夏季戏水、冬季玩冰的欢乐，也藏着禾田春花发苗、夏日青壮、秋季丰收的秘密。梅村的魂在竹林婆娑之间，也在熏光停驻的飞檐之上，或者在水桶绳印刻的古井沿上。对梅村而言，时光荏苒，四季递嬗只是墨色深浅的笔触而已。

好……有一幕是她回忆，和女儿坦言她之前独自带娃的艰辛，诉说只能让女儿跟着外婆长大的无奈，说着说着两人一起哭了，这一幕甚为感人。人物的内心矛盾造就了戏剧张力，有矛盾有缺点的人设才更为真实立体，让观众更有代入感，也更具现实意义。

最后，新女性的爱情观被看见了。剧中康子由及其闺蜜林干语的情感线都设置得颇有新意。康子由因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优秀的职业素质吸引了剧中两位优质男，这一吸引并非“强强联合”的外显价值匹配，而是内在价值观的匹配、精神层面的匹配。她没有选择“优中更优”而选择了“志同道合”，这种爱更为高级。

此外，女性在婚姻中的困扰与成长、女性在职场的困境与发光，女性对生活真义的追求、不断自我更新之路都被看见了。虽然本剧对主要人物的结局设置偏理想化，以“姐弟恋”为熟龄女性的爱情归宿有些套路化，但能在相对固化的类型剧中寻找突破，不失为从旧模式到新模式的一种有益探索。愿优质剧能不断涌现，陪伴观众从容度过漫长岁月。

穿过老树拱门，就到了梅村的地界。顺这条路往西一直到底，通往大湖的方向，遍布着许多梅村人养鱼为生的湖畔鱼塘。往左边的岔口拐进去，梅村的白墙和飞檐就从竹林中隐约透出来了。

冬天是鱼塘起鱼的季节，家家户户门口的河道中，都悬挂着鱼笼，青鱼、鲢鱼、鳊鱼、鲫鱼在河水里养着，很鲜活，要吃随时捞上来便是。如果不是特别讲究，菜也不必赶到镇上去买，自有门前屋后的菜

地供应青菜、白菜、菠菜等四季时蔬。枇杷、石榴、橘子、柿子轮着挂果，吃得不多留得多，橘子和柿子只能挂在树上权当风景看。

枯树排着队倒映在薄薄的河流，让人一时间想起“古道西风瘦马”的诗句。再往里走，鸡鸣和狗吠声相继传来，闻声而来皱皮白发的乡邻，握住我的手嘘寒问暖，我要极力回想辈分，才能勉强叫出三伯母或四表舅的称呼。无论离家多久，他们总是一眼就认出我。而在多年以前，我心心念念的是离开梅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年少的时候，只觉得厌倦了这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厌倦了一眼看到一生的光景，厌倦了周围的生老病死、婚嫁嫁娶。这一切对意气风发的我来说，实在是乏味至极。那时梦里都想着，穿着白衬衫和破洞牛仔裤，背上吉他，无论何都要出去闯荡天涯。

一个人阅读，可以享受一种忘我；一群人阅读，可以享受一份共鸣。成立7年的“书山论剑”读书会，是光明食品集团内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阅读组织，以不同形式的阅读活动为书友送去收获。

阅读，为不同文化的融合。我们的读书会书友总能通过阅读的平台，了解彼此、了解古今、了解中外。每次线下活动，我们都会事先做好安排，在书友们的协助下，到集团所属不同单位现场举办。比如今年2月，我们在“老字号品牌馆”内开展的“结交新书友，悦读老品牌”活动，既让友情中多半只能做网友的书友见了面，又让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了解了上海的老字号品牌。我们通过一起读过的书籍、写下的文字、表达的观点，促进了交流，拓宽了视野，丰富了领

悟。阅读，为不同能力的成长。人们常说“一本好书解决一个问题”，我们的书友已经养成了“有问题，先问书”的习惯。多年来，我们通过“书”认识了很多朋友、增长了很多见识。良好的阅读习惯养成，帮助大家从书中汲取了思考的活力、专业的能力及前进的

《耀眼的你啊》顶着肥皂剧的名字，却让我从头看到尾。此剧在人物设定和情节设置上的创新令人惊喜，最令我欣然的是，女性真正被看见了。

首先，熟龄女性被看见了。生活剧的主角多聚焦20+女性，尤其是情感剧。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三十而已》《我的前半生》等以30+女性为主角的剧，但鲜见40岁左右的熟龄女性。本剧女主角康子由人设为39岁离异带娃，颇为难得。电影《爱情神话》中的李小姐40+离异带娃，但她对外都要减去几岁，似乎暗示40岁是女人的一道坎。而康子由则完全不避讳年龄，在剧中多次提及“39岁怎么了？”这一拷问体现了她能挑战年龄焦虑，坦然面对年龄。

我很想接着问，40多岁又怎样？50、60岁又怎样？我期待有更多的剧能聚焦40岁以上的女性，以她们为主角，展现她们的悲喜。当年长女性在剧中不再作为妈妈辈祖母辈的绿叶去衬红花，而是红花本花时，能传递出一种积极信息：女人的花期是很长的。

其次，大女主的不完美被看见了。传统剧多见完美的女主角形象，如果已婚，必是左手事业右手家庭，长袖善舞。她们温良贤淑恬淡隐忍，头戴圣母光环。《耀眼的你啊》剧中的女主角缺点明显：她不会做饭、不会整理，家里乱七八糟，不记得女儿过敏的食物、脾气不

万紫千红总是春

赵妃蓉

春风拂柳的日子，里，参加“万紫千红总是春”评弹雅集。高博文团长担任导赏，他的着装颜色点题又应景，中装搭配兼具趣味的介绍，让已有百年历史的书店空间仿佛瞬间被注入活力，人们沉浸其中，如沐春风。

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东风染柳又熏梅，大地回春新气象”——开场的弹词开篇《春已归》便让暖意融融的春光透过窗棂投入观众的心底。当日窗外的空气里虽然还透着一丝寒凉，但它们已无法阻挡春日浩荡舒展的脚步。

反映春耕生产繁忙景象的《闹春曲》形象地将春耕农忙的场景以各种乐器作比喻，“大嫂织补渔网像穿梭样，好比是竖琴独奏要仔细听”“大哥哥手拿齿锯修农具，如同那轻轻伴奏的小胡琴”“老农民撬开豆饼把肥料拌，如同那打鼓记忆在鼓中心”……所有劳动的声响在形象的唱词衬托下愈加显出劳动者的意气风发，弦索声声仿佛汇成春耕交响曲，令开篇名称中的“闹”字显得无比贴切。演员谢宇佳去年刚从苏州评弹学校毕业，声线虽尚稚嫩却清亮无比，已颇具丽调柔和委婉、清丽深沉的特质，演绎此开篇恰到好处。高博文团长形容她的声线特质是滴滴糯、水灵灵、亮晶晶，真是非常贴切。

弹词选曲《白蛇·成亲》让我们的视线从田间地头瞬间转到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边，青年演员侯晓晨、杜辰宗的表演既有韵味醇厚的蒋调演绎，透着典雅的气息，也将明快的节奏加入其中，令人耳目一新。许仙抱得佳人归，春风得意之情在耳畔回荡。

弹词开篇《人面桃花》根据崔护《题城南庄》写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高博文团长介绍此开篇念白时特意将“笑”字拎出，让大家领会一字念白中包含的多重语调，而这恰好传递出主人公在一千多年前的某个春日里在心底兜兜转转的心事。弦索声未起，美好而又无奈的想象便已在雅集的空间里氤氲开来……

文艺创作总要展开合理的想象，这一开篇便以简短的四句七言诗为故事的起点，展开后续的故事，最终谱写了崔郎与佳人喜结良缘春意融融的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原本的诗句如同春日里的呢喃，透着怅惘的气息，而在演员的演绎下，它们化成了一个情景交融又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虽然它的写实性冲淡了原本诗作给予读者的想象空间，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总是春日里人们乐于见到的。

评弹弦索叮咚，如同江南的水。第一次在书店聆听充满着江南气韵的评弹，仿佛小桥流水住进了心田，在心间曲折环绕、迤逦而行，美不胜收。那天的春日雅集以高团带领四位年轻演员上台谢幕为终，四位都来自苏州的评弹新人齐刷刷再度登台，玉树临风的翩翩才俊和身材袅娜的丽音佳人养眼又养心。他们弹唱的江南春景余音绕梁，一阙唱词是对春日的礼赞，也是对世人要珍惜春光的激励。



梅村

陈志艳



春祈秋报

曹醒谷 作

共享阅读

唐鹏

阅读，为不同生活的美好。每个人都有专属自己的道路，路上总有喜怒哀乐“风景”，我们鼓励书友把阅读书籍作为另一种生活的经历，也提倡把自己的生活记录成册。在围绕“情感”“死亡”“家乡”等多个话题的交流中，书友们倾心而谈，从阅读过的书籍讲到经历过的生活，纷纷感受共读的力量，快乐分享更为畅意，悲伤吐露得以释怀；在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线下交流不便，我们就组建了“润笔营”，通过笔尖去梳理、描绘

自己的故事，所见所闻皆不限制，唯一的限制就是每期八篇，每周一篇。每一段叙述、每一篇稿件中都有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在利他又利己的过程中，生活的美好也就体现在这些细碎的烟火间。

时光荏苒，身影重重。“书山论剑”成立7年来，我们曾到过瑞华果园、海湾森林公园、鲜花港、佘山赏景风景，曾走过新闻路、西藏北路、延安中路、重庆南路观楼宇。每一次活动的框架谋定、流程设计、人员招募中，处处有“光明书友会”的无私奉献和用心付出。

人学始知难，不学非自然。“书山论剑”从蹒跚学步到奔跑如飞，风雨不曾阻挡我们，疫情不曾限制我们，未来我们亦将继续求新求变，保持前行的脚步，成为文化服务的综合体，即使只做光明中一点小小的光芒。同行有阅，我们坚信“近书者阅，爱阅者深”，我们专注“在阅读中寻找光明，在光明中创造未来”。

十日谈

书与人
责编:郭影

阅读即教育，那是教会孩子如何把握人生的教育，无人能够替代。